



## 有友如是

□ 孙建萍

晚上接到文友微信：“明晚五点半，敬请光临寒舍小聚，不知可赏光否。”看着这略带酸意的文字，立马脑补了一张撒花信笺，上面文友竖写的工整小楷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立马回信：“文兄相约，不敢辜负。”

这位文友我们都称他“二锅”（家乡土语，二锅即二哥），他个头不高，双眼皮，高鼻梁，年轻时应该也是帅哥一枚。二锅豁达、洒脱，不管“天欲雪”、有朋来、一览众山还是仰望星空，总爱小酌一杯。他文学修养极高也怪才满腹，已经出版了4本文集。二锅的文字有一种淡然，淡然中又隐着烟火气，像闹市一隅的禅房，屡屡香烟氤氲在市井里，自然，生活。“世俗地活着，既是生活的逼迫，也是生存的必须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万般卑微的世俗中，有那么一丢丢自己的独立而高贵的思考，活出一点点自己独一无二的精彩。”他觉得，只要坚持读书、坚持学习、坚持思考，那么柴米油盐的日子、诗和远方，是可以并存并绽放光彩的。

二锅的家也像他的文章一样有品位，客厅内摆了儿

大摺影集，影集是二锅夫妇自1984年到现在的各种驴行、小游时的温馨瞬间和风景大片。翻看一帧帧快照，惊叹二锅的细致，在网络发达的时代，还能把照片不压缩进电脑而制成精美的相册。平时从二锅的朋友圈就知道他热衷旅游，每次旅行必有小文记之，有对景物的描写，有对地方风土人情的记叙，有对所行路线的解说，还有对美食的探讨。有时看他的游记有一种惭愧的感觉。我和夫君也去过不少风景点，相对二锅而言，不过是“到此一游，游了就忘”。登黄山时的云海翻滚、游草原时的广袤辽阔、泛舟沱江的微波荡漾，似乎都在当时的感慨声中随风而去。

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”相濡以沫的夫妇坐在摇椅里，二嫂翻看照片，二锅诵读、讲述所到之处的见闻，这是不是最浪漫的事！

浪漫一词并不拘于情侣的缠绵，亦指纵情、富有诗意、充满幻想的情怀。二锅博古架上有一蓬狗尾巴草，最不起眼的狗尾巴草被二锅

夫妇采摘回家，稍加清洗、绑扎成束、自然风干。弯弯的狗尾巴草依然毛茸茸，灰黄泛青，与盛放它的小陶瓶一样朴素淡雅，想不到小草也让二锅整成了一道风景。

打趣二嫂眼光好，二锅是她捡到的宝，赚翻了。二嫂呵呵大笑，说：“你二锅做饭手艺也不错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果然，餐桌上验证了二嫂的话。二锅做的菜色香味美，造型也别出心裁。松花蛋被他摆成了6条活灵活现的小金鱼，头头相向，围绕着二锅从花瓶里掐来的小雏菊跃跃欲动，一幅金鱼戏菊图生动活泼地赫然眼前；一道普普通通的西兰花，二锅用花椒炆得微麻清香，味道还在其次，西兰花的根茎当树

干，西兰花瓣当树冠，点缀上一点粉嫩的火腿丁，活脱脱“好大一棵树”。美食配美器，“树”栽盛在一只晶莹剔透的白瓷盘里，仿佛满月中的桂树，引人遐想。

二锅二嫂夫唱妇随，家布置得温馨惬意，像安乐窝、小桃源。二锅对文字的挚爱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朋友的热情，像一面镜子，时时引我自省。

有友如是，幸甚，幸甚！



## 老宅

□ 李建强

前几天，堂兄支付了购买故乡老宅的房款，母亲让我回去收拾收拾，办理一下交割。利用周末的时间，我回到了老宅。

打开有些生锈的锁，随着“吱呀”一声，我推开了老宅的院门。每年春节前，我都回老宅一次，贴上对联，放一挂鞭炮。如今，影壁上的福字已褪去了鲜艳的颜色，紧靠一旁的香椿树冒出的嫩芽正茁壮地生长，长方形的院子中梧桐树鲜花盛开。

这里充满了我儿时的记忆。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成长，这里的快乐一直陪伴我直到上初中。那时，老宅是我的乐园。春天采摘香椿芽，夏天夜晚围着梧桐树摸知了猴，秋

天看着落叶飘落，冬天大雪后在院子中堆雪人，每一个季节都有难忘的时刻。

老宅院子地势低洼，每年夏季，经常一场雷阵雨便会在中央积水形成水洼。平日走在院子中，便能看到很多的苔藓。我从厨房外的水龙头处开挖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渠，通到院子地势最洼处。家中洗衣的排水便顺着这条水渠排放，那就是我心中的溪流。每当这时，家中养的白鹅便兴奋地在水洼中挥动着翅膀嘎嘎地叫着。

收拾老宅中的家具，其中一个枣红色方凳上写着“南阳至临淄”，方凳用废弃的木板制成，是父亲从河南调回老家工作带回的物品之一。父亲16岁时离开家乡，

到油田当工人，随后转遍了大半个中国。我上小学时，父亲回到了位于老家的一家大型化工企业。那时，我每天傍晚都会在村子口等待爸爸归来。看到爸爸的身影，我会高兴得跳起来，高兴地喊着：“爸爸、爸爸。”爸爸经常给我买巧克力或是几个牛肉包子，这都是童年的美味。如今回忆起来，还是那么香甜。

爸爸也喜欢给我买书。在老宅的院子中，写完作业，我阅读了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茶花女》等很多小说，也从父亲口中知道了鲁迅、郭沫若、徐悲鸿等。

堂兄得知我归来，赶来和我一起忙碌。旧家具卖掉，以前留下的洗衣盆、自行

车送给了邻居。

我问堂兄：“哥哥，你买过去谁住呀？”

“这个院子，我都拆了。这里地势低，我弄土来，重新垫一垫，盖一套新宅子，留给你小侄子当婚房。”

正房、偏房、院门以及院墙都要全部拆掉，院子中的树木也都全部移除。小时候清晨一睁眼，便能看到被煤烟熏黑的房梁；在厨房中烧树枝、玉米秸秆，盛出带着烟灰的米汤；正房檩子上夜间叽叽喳喳的那一对燕子……这里将再也没有我生活的痕迹。

我把老宅的钥匙交给了堂兄，站在院子中，最后一次看了看老宅和那些熟悉的树和房子。

## 蒲公英之歌

□ 王德亭

蒲公英，在我们家乡又叫婆婆丁，河滩、崖头、地边、沟沿随处可安身。

早春时节，眼前还是一片荒凉，猛不丁就能看到一两朵金灿灿的黄花从草丛中探身出来——那是蒲公英热情地向你招手。那浓艳的黄色，饱含着浓浓的热情。

一两棵蒲公英开在小小的庭院，会在人的心上打开

一扇窗。蒲公英花谢以后，种子以一个个绒球的形态呈现，当是它美到极致的时候，让人不能不感念大自然的造化神奇。“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，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……”那耳熟能详的歌曲在耳畔回响，将我带回了少年——人老岂能再少年，可是那时那地的心情，就像小草一样复萌抽芽了。

得见大株的蒲公英实在

是一种运气。在青州市刁庄村边，我曾见到一丛蒲公英，像扇面匀铺在沟沿上，花朵贴着叶子竞相绽放。我被这棵蒲公英牵引着，蹲下身子看看个仔细：呀，居然有30余朵花，就那么铺张地开着，不管不顾，恣肆汪洋。

蒲公英不仅在我们这里安家，就是高原地区也可立足。2020年8月底，我来到香格里拉市噶丹·松赞林寺，这

里海拔3380米。我在寺院围墙外的小路上徜徉，环寺半周是石板水泥板铺砌的小路，有多棵蒲公英从石缝间长出来，花开着，叶绿着，这不就是我家乡的蒲公英么？这小小的蒲公英，无论是北部的平原，还是西部的高原，只要落下一粒种子，又得雨雪滋润，就不愁它长成风景。

品味蒲公英，说到底也是品味生活。

## 谷雨看牡丹

(外一首)

□ 郑峰

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季节  
春天，人们总是盼望  
下一场纷纷的春雨  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

天遂人意  
谷雨时节来了一场小雨  
谷雨三朝看牡丹  
牡丹又名谷雨花

遥想当年  
唐明皇与杨贵妃赏花  
李白借花喻人  
留下了余香千年的诗韵  
云想衣裳花想容  
春风拂槛露华浓

牡丹花一开，春意就浓了  
青春总是盼着快快成长  
试着，在这春雨牡丹时  
来一场昆曲《牡丹亭》  
水袖飘然，琴瑟悠扬  
那会是怎样的意境  
因了她，成就了古今多少文人戏曲  
因了她，成就了多少妙手丹青

今日，人生有幸  
在春雨轻洒中  
观赏了万亩牡丹园  
春雨醉人，牡丹春色  
在这里，无须纵酒放歌  
人已如醉如痴，春意飘荡

## 一条河流

所有的梦都是从一条河开始  
划过星空的弧线  
穿过古城墙遗址  
山影的轮廓渐渐清晰  
遥远的记忆渐渐复苏

时光飞逝，人世变迁  
经久传承的脉络浮起  
顺着一条河流寻找  
炽热的爱与愁潜入水底

河流中布满了梦境  
沿岸的景物深藏着世故人情  
时常在血液和骨髓中放大  
回放着血与泪的悲壮史

需要去追溯和唤醒什么  
我们是跋涉者  
我们是开拓者  
在河流的指引下  
进行一场理想的博弈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\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